

颱風

■ 李悠宇

清晨的北濱海灘籠罩在陰沉的霧色當中，在這樣氣候不佳的日子，豆腐岬彷彿只是綿延在海岸那頭一個模糊的綠色影子；這個原本就迎風的小村落在季節性強風的吹拂下，如同太平洋邊一朵樸素的春花，兀自在失控的呼嘯裡癡狂地顫抖。

半年來常常天尚未完全和亮，可以看見一個瘦弱少女的身影，迅速地行走在小徑歧出的登山步道上，就像過去每一天隨著步伐在稍微轉折處，漁港的面貌便在腳底下完全顯露出來；路徑的終點是一片平坦的草地，能夠俯瞰整個南方澳漁港的樣貌。她往往輕哼著歌聲，曲調依稀帶著悲苦，那種傷心欲絕的詞句不應出自這樣年輕的口中。那不時輕觸路邊枝葉的雙手現在已經沾滿朝露了，在四周緩慢消退的黑暗裡，可以看出手掌與指節處都已經長滿老繭，指甲則淤塞著污垢，顯露出生活的疲憊與滄桑。

空間逐漸清晰，四周滿目青翠，昭安宮屋頂粘黏的玻璃瓦片在日日更新的晨曦裡跳躍著光亮。遠方龜山島方向整夜工作的漁船正陸續要趕緊歸航。

「伊娘咧，又一個颱風！」

鰲樹仔像往常那樣坐在廢棄的公車亭裡，望著密密麻麻停駛在港灣裡避風的漁船，水面因風生成的波紋不斷互相撞擊激盪，彼此碰撞著船身，他覺得就像成群鱗魚在唇網裡掙扎覓路的模樣，不覺噗哧一聲笑出來。他已經很久沒有工作了，尤其引進大陸和外籍漁工以後，像他這樣帶有殘疾的中年人是很難在這個依靠汗水謀生的小鎮裡找到固定工作的。然而，一個生性勤奮的人還是不難在淳樸的地方依靠打零工掙錢養活自己，壞就壞在鰲樹仔天生疲懶的個性，這種人能夠坐著時絕不會委屈自己站立，而在能夠躺下的時候又何必勞累那張多肉的屁股。就像現在他斜靠在廢棄的亭子，用死魚般昏昧的雙眼注視著街上來往的行人。

那些婦人常常在無可遮蔽的樹仔腳，看見他矮小的身體袒露著八仙中鐵拐李那樣多肉的肚子，糜爛的像隻蹲在烈日裡眯眼打呼嚕的癩腳野貓，若是遇到雨水滴滴答答的艱苦日子，就幸災樂禍地坐在南天宮前的長椅上笑歪嘴。他哼哼哈哈當著那些發愁的漁夫面前說道，「下雨天留客天，天公不作主。」有時同在廟口閒坐的老輩看不過去，忍不住喊喊

噉噉他幾句，諸如「大人大種沒有半點打算，以後老了沒著落」之類規勸的話，若是逼迫到讓他面子下不去時，他便脹紅著臉一迭聲著急喊道：「伊娘咧，恁爸就算沒人管我，也還輪不到你。」

慈樹仔總是藉口若非那些工資低廉的異鄉客來搶食，即使自己這樣拖著一隻敗壞的跛腳，仍然有希望在船上找到打雜的工作。像他這樣的羅漢腳在僻遠村鎮裡存在著不知凡幾，他們有的無親無戚或者早就老死不相往來，單獨過著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未曾想過不得志的生活必須歸咎於自己孤僻懶散的個性，反倒時常怨天咒地，逐漸變成像蒼蠅那樣徘徊在身邊惹嫌的腳色；直到有人注意到誰誰誰幾天不見蹤影，忽然有種惡兆般不安的預感，在協力過尋下，竟發現某間頹圯的荒屋裡，這個多年來生活在身邊的畸零者已經冰冷成一具僵硬的屍體。

可是慈樹仔的年紀還不大，離無聲無息自然死亡尚有杳遠時日，加上過去十年裡規律又衣食無缺的牢獄生活，反而意外地將他養得遠較少年時期胖皮白皙。只是，半年前出獄後，現實無情的殘酷開始時常打擊他，在他生性閒散的心裡越來越常浮現某個念頭：他想如果真的不行就再找方法回去吃免錢的牢飯。儘管寡廉鮮恥，慈樹仔仍然明白這種沒有出息的念頭千萬不能說出口，況且現實社會裡總還是有某些無法取代的好處，例如身邊有幾塊錢時，他喜歡買上兩瓶米酒配著土豆仁，呆坐港邊看著外來人潮的去留。

曾幾何時，南方澳變成一個觀光的小鎮。假日時成列的遊覽車將眼前狹窄的通

路淤擠的滴水不露，絡繹不絕的善男信女從島嶼四處趕來跪拜祈求媽祖保佑，就像成群鯖魚不分季節的穿梭彙集在溫暖潮汐的擁抱裡。這可是關進監獄前的慈樹仔無法意料到的，他想，難怪媽祖婆總是慈祥的笑到合不攏嘴。

很多時候，餓一頓飽一頓面黃肌瘦的慈樹仔躲在過火拈香的人群裡，不明白自己在那些穿金戴銀的婦人眼中顯得多麼卑微可憐，直到一天有人嘆著氣誤解地將一張百元鈔票，塞進他攔在膝蓋雙手朝上的掌心裡。儘管當時他莫名的憤怒，可是等到晚上將錢換做燒酒與熟食全部塞到不曾屢足的腸胃時，某種幸福感受從身體深處湧竄上來。就這樣，慈樹仔養成一種無恥的習慣，當他看見進香團即將來朝拜的紅紙貼在廟口告示時，便刻意衣衫襤褸失魂落魄的坐在地上，往前向陌生的眾人展示他那隻肉糜般萎縮的壞腳。

「淑美啊，不要緊啦，順便捉兩隻魚回家煮湯給你阿嬤吃。」

每當整個上午的忙碌接近尾聲時，殷勤善良的老闆娘總是用鼓勵的口吻，慫恿她將一些賣不出手卻仍然新鮮的魚貨順便帶回家。儘管她明白這是由於自己工資低廉加上辛勤勞作的緣故，但是出自於天生靦腆的個性，仍舊只有在顧慮祖母需要營養時，才偶爾勉為其難地從過去同學母親手中將東西接過來。有時候看見當時共同上課嬉戲的玩伴，如今穿著中學制服那樣正經的坐在後面埋頭唸書，一種不可抑止的辛酸不由自主地冒上心頭。

一年多前當淑美以為自己終於也能像

其他同學那樣順利進到國中就讀時，沒有人能夠預料那鋪天蓋地將至的禍事。那也是個像今天這樣颱風欲走還留的歹毒天氣。夏季連續的高溫在前幾天急遽告個段落，豆大的雨在夜裡還只是稀稀疏疏落著，但烏雲已經從龜山島方向直壓到額前。她仍興奮的沉浸在自己被應允繼續唸國中的喜悅，整個六月因此歡暢的像首歌。然而那日結束玩耍回到海濱的家中時，她感覺到某種異常的寧靜。外面不遠處傳來北濱公園內遊客如織的嬉鬧聲，她凝神靜聽，屋裡很久都沒有聽見阿嬤氣喘咳嗽的聲音。「是不是她等不及自己回來，便單獨出門拾荒了？」看起來又不太像。

淑美明明記得出門前阿嬤細聲含笑的叮嚀。

「瘋查某，不要放落到日頭暗摸摸，四點以前必定要回來幫忙做活。」

她用手撫摸斜靠在門前低矮的木板堆車，發現含在嘴裡的糖籽仔不知何時已經失去滋味，而堤防那頭太平洋悠悠晃晃的海潮聲顯得十分清晰。她忐忑難安地走進去，等到視線習慣屋內的黑暗時，淑美看見阿嬤身軀像隻舊布袋那樣軟啣啣地擱在地上。打從那個晚上，在蘇澳榮民醫院陳舊的建築裡，她意識到厄運在未來的道路投下無情的陰影。

那幾日她奮力踩著借來的腳踏車，往返在醫院與內埤漁港之間，當她停在南天宮前頭時，總是在心裡默禱：「媽祖婆，您叫阮以後的日子怎麼辦？」再讀書是不可能了，自己怎樣養活兩個人的衣食成為當務之急，醫生說中風以後阿嬤恐怕連下床都沒有辦法，這讓淑美對於未來的生活

有種莫名的著慌。命運是這樣彎曲著，從平順的坦途朝著不可預計的歧路走去，事情的發展到頭來往往無法一如預期。她強烈感覺著生命的無奈，因而飽受震盪筋疲力盡，直到那天聽到有人喊著自己的名字。

「淑美你阿嬤身軀有較好無？何時有閒，阮厝裡紙箱堆積成山了。」廟前賣米苔目冰的麻花姑正用關心的眼神看著她。日頭偏西幾幾乎已經完全隱到山的另外那頭，她心想，日子還是要繼續下去，眼淚卻隨著掉下來。急忙回答「就來收，就來收。」那晚是在匆忙收拾過幾戶習慣把廢棄物保留給她們的人家後，才又急急忙忙趕往醫院。

自從阿嬤癱瘓在床，整個家計的重擔便完全落在才剛小學畢業的淑美肩上，過去雖然祖孫兩人原本就依靠撿拾破爛廢紙貼補過活，但是主要的收入卻還是仰賴老人家固定而辛苦的工作。白日，阿嬤總是大清早出門，從村子徒步走到北邊的逢安宮前，那裡有成群的老漁人蹲坐在地面縫補綻散的漁網仔。然後等到每天傍晚放學後，祖孫兩人才會一前一後出門奔走，將載滿廢鐵字紙的推車推回海岸邊那個寒捨的家。有時候學校放假，為了省錢阿嬤會要求淑美頂著正午的炙陽，揮汗如雨的將昨晚剩餘的食物權充飯盒提到廣場。有時來的稍微早些，她便蹲在遮蔭的黑色布幕下，看著老人伸直腳趾頭扯開糾纏錯亂的網目，把手上的竹梭子像條優游的銀魚般在胸腹間來回穿達。時時刻刻每當她抬起頭時，可以看見巨大的運搬船就那樣緩緩的調頭擺身靠近岸邊來，本身就如同一隻在汪洋中任意出沒的可敬大魚。那些「鐵牛仔班」等候裝卸漁貨的工人總是炮火開

聊，有的則進進出出在亂中有序的規矩裡排隊過磅，這時吊車司機則愉悅的忙著將成噸的鮮魚從艙房裡打撈到貨車上頭，就在吊桿鬆開的片刻，那些白花花的魚仔一下子就那樣活潑潑的，隨著四處飛濺的霧氣輕巧地竄到等候許久的車廂裡。

這些情景讓淑美常常突然心裡漲滿幸福的微笑起來。水光潋潋，不遠處藍天襯托著圓弧般優雅的跨港大橋。她專心凝視，有時眼神會忽然黯淡下來，她思索阿嬤為何總說那座橋導致父親的死亡，因而常常轉而不由自主地發呆。

自從出事後，這些問題已經鮮少困擾淑美年輕的心靈。每天早上當她被祖母咳嗽聲吵醒前，總已經自行翻身梳洗，預備爬到屋後山腰上的最高處去看整個港灣與眼前無盡的海洋，然後著手開始整天繁忙的工作。到後來，前後六里的居民，無論識或不識總是願意將家裡的報紙廢棄物保留，成疊成疊的靜待這個初初長成的少女來收取。

有一就有二，沒有幾天，惹樹仔便已經習慣伸手乞討的生活，就算是罕有香客的淡季，他也會縮頭縮腦地站在那排海產店門口，等待顧客進出時額外的施捨。

「臭惹樹仔，閃開點啦！你這樣無賴在蠱門神，怎會有人客進來吃飯啊！」很多老闆在咬牙切齒驅趕仍無法奏效的情況下，有時候實在沒有辦法也只好像在應付野狗那樣隨意丟給他幾個零碎銅板。除了仍舊顧念多年來街坊淡薄的情分外，最主要的還是心裡仍然記得十數年前那樁偶發的死亡事件，他們萬萬沒有料想到表面類似丑角的一個人竟會惹出那樣的風波。

當時由於建造的船隻越來越巨大的緣故，駝背橋拱樑下的空間早就不敷使用，稍微大型的漁船進出時經常感覺到捉襟見肘。經過屢次請問神明得到明確無礙的恩允後，政府終於決定重新建造大橋，當時這個決定在鎮裡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新的鋼鐵骨架迅速的在兩端像張吃滿力的風帆那樣扯開來，在東北季風強勁的吹襲下，又像是偽灰色的天空裡一把朝天拉滿的弩弓。動工後人心在惶惶不安裡夾雜著對於地方再度興盛的期待，就連最後完工的時日也都是經過挑選的良時吉日。可是後來工程明顯的嚴重落後，建設公司為了追趕進度，決定除了原本的專業人員外，再次於本地招募能夠擔任翻沙混土的粗作工人。這個消息讓很多沒有固定工作的壯年人抱著姑且一試的態度去碰碰運氣，其中包含當時還是三十歲出頭的惹樹仔。惹樹仔當時腳還是完整的，但是他不滿一米五的身材在這個多是壯漢的村落裡，往往成為別人調笑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惹樹仔從小就學會要看人眼色，凡事睜隻眼閉隻眼不多計較。但是這樣傾斜的生命狀態是容易累積出滿腔悲憤與怒氣的，而往往就在適當時機所引發的臨界點上，會像座休眠火山一樣忽然爆裂開來。也是命中注定，經歷老婆拋夫棄子後時常喝醉的坤火仔，在那個夜裡兜撞上剛剛因為遭拒而滿懷憂憤的惹樹仔。

「笑破人嘴，惹樹仔你這種三保身體也敢肖想要像平常人同款去使弄威風。」腳步開始顛倒的坤火無情的嘲弄他。

事後，根據旁邊與聞對話的人士回想起來，或許就是這句傲慢無禮的閒話引出

後來的爭端。說這句話時，坤火仔早就醺醺然像隻醉貓，這除了是他天生莽撞的個性外，也是造就他這些年來落到日子沒有出脫的主要緣故。當時他老婆剛剛留下一個兩歲大的女兒，不知道跟誰糊裡糊塗的跑離這個靠山面海的舊鎮，原本就嗜酒的男人更有理由終日借酒澆愁，而每當稍微清醒的時候，鄰居就聽見他拿剛剛學步的女兒出氣。

平常惹樹仔對於這類調侃總是唯唯諾諾陪著笑臉，可是對於認識一輩子的坤火仔，很多怨恨卻突然一股腦兒湧到喉嚨來。「你，你這個連查某人都跟人跑掉的烏龜，算什麼男子漢，你也有資格說我！」惹樹仔不知道哪裡生出的膽氣，即使在說出這樣犯忌的話時仍然不免期期艾艾。

就這樣在言語火上加油的激怒下，兩人過去的冤仇，乾柴烈火般一發不能收拾，旁邊聚集喝酒的人雖然趕忙想當和事佬，但這時坤火已經像隻發狂的野獸那樣竄起，捉著對方的頸子步步進逼。惹樹仔也不甘示弱，他又咬又撞隨口謾罵，衝撞裡竟然三兩下就將高頭大馬的坤火仔一把推翻在地。這下坤火仔酒都驚醒大半，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三兩步趕向前舉起左拳將對方像隻家禽那樣半提上來，右手同時捉起堆積在路邊的鍛鐵粗棍，使力往惹樹仔的胸口雙腳狠狠砸去。

黑夜裡遠遠都可以聽見如同動物遭到閹割的慘烈叫聲。

後來，靠著老母親的奔走請託最後坤火仔只有被捉到分駐所關過幾夜，連廟裡的老大人也出面說「熱熱去，厝邊頭尾何必傷了和氣。」而根據坤火仔他娘的解釋，算起來自己跟惹樹仔早過身的母親，兩人少年時還曾經是姊妹般交換手帕的情誼，只是婚後從北方渡遷徙過來，各自住在庄頭庄尾，漸

漸就減卻連絡。儘管逃過一劫，坤火仔並沒有從此得到教訓，幾天後他依舊開始猛灌貓尿，遇到機會就嘩狗亂吠向人吹噓當時的英勇。

惹樹仔感覺眾人，柿子專揀軟弱的掐。

彼此互為命裡災禍這種事普通人是很難解脫的，惹樹仔的腿骨從此折斷了，而原本尖嘴猴腮的表情現在又一跛一瘸拄著拐杖，活脫像個喪門神那樣行走在時常下雨的港口。出事那天他連繃帶都還來不及拆線，當時天候反常的惡劣，但整個漁港因為農曆三月媽祖的聖誕顯得熱鬧非凡，人人手執清香口中喃喃有辭，只要還是希望今年的黑魷魚能夠豐收。他們心裡有種想法，覺得新橋能夠趕在年前動工總算是神明靈驗，能夠庇祐鄉梓。沒有人留意惹樹仔眼睜睜站在那裡像個鬼魂般注視眼前的繁華，他心情鬱卒，那份缺乏家人的悵惘因為意外的毀傷而加深加重。當他看見醉酒昏昧的坤火仔已經能夠意氣風發地跨坐在廟埕前與人喝酒時，臉色狂怒的像隻煮熟鮮蝦那樣的緋紅。

有人喊他的名字「來啦，惹樹仔坐落來作伙喝兩杯就沒代誌了，見笑事將它放到一邊去啦。」可是那個矮小的身影對於外界的規勸無動於衷，只是不發一語的走向前去。不久後，剛才匆匆忙忙離開廟口的惹樹仔又走過來，那些目睹慘事經過的人，日後都證實他當時的神情冷靜自若，手裡提著水桶，上面掩蓋著厚紙版。隨著他的靠近有人聞見煤油瀰漫的氣味，但那種嗆鼻的味道在多船多港的本地原就十分正常。惹樹仔搖擺著屁股走到坤火仔面前，因為手裡的重量看起來更加可笑，旁邊有些人已經看出苗頭不對。

「什麼，……」就在坤火仔連話都來不及說清楚時，那根握在惹樹仔手裡不知何時點燃的火柴，已經跟著迎頭洩淋下的煤油丟棄在他身上。

經過蓄意清理和多次雨水的沖刷，幾年來那攤恐怖的油漬依舊殘留在那裡無法清洗，而惹樹仔因為蓄意殺人和妨礙公共安全等罪名被逮捕後，南天宮前沸沸嚷嚷了好些時日，有人說該怪罪坤火仔做事欺人太甚，卻也有人覺得惹樹仔手段過於毒辣。但最讓人感慨的還是那個活著的母親。

那晚的終曲是坤火仔他娘手裡抱著還不懂事的女娃邊哀嚎邊跑近來。哭喊道：

「坤火——，我的親兒啊——。」

據說當她掀開白布，看見自己懷胎十月所生的兒子變成一具難辨容貌的焦黑屍體時，當場昏厥過去，此時天空響起一聲憾人的迅雷。往後那年整個夏天颱風不斷，海潮每每翻過消波塊，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淹沒村裡幾處低窪的地方，弄得人心惶惶。至於殘廢的惹樹仔，法官念及前因後果最後算是僅僅輕判了十年。

這一年對於淑美而言最難過的莫過於，每天最後一堂課自己總要走到山坡上的小學去收取當日處理過的垃圾，那是因為過去老師憐憫她處境的緣故，特別通報校長讓全校各班將飲料罐子清洗分類後留給她，過期的國語日報則用紅繩捆好，每個星期再統一回收。放學前氣氛騷動的情景總是讓她回想起過去的幸福。除了假日早上到現撈市場幫忙清理的日子外，她總是趕早出門去撿拾遊客遺留在四處的寶特瓶，有時市場內舊識的攤販看見她提著袋子孤獨的身影時也會喊住她，塞給幾兩不甚新鮮

的五花肉或者微微泛黑的香蕉。

可是今天當她拎著整袋鋁罐還沒走到門口時，在身外逐漸加劇的風勢裡卻聽見阿嬤呼喊的哭聲。

「坤火啊，坤火啊你要快轉來啦，阿母等不急要來去了。」

淑美趕緊跑進祖孫同眠的房間。阿嬤目睽金金掙扎著手腳想要起身，她說「人老沒有用，若想著一世人心肝真艱苦。」眼淚便從緊閉乾枯的眼角牽延滴落來。阿嬤堅持欲來去南天宮跪拜金身媽祖，最後在無力勸阻的情況下，淑美只有聽從她的意願，將屁股抵著床沿，奮力將那敗壞似朽木的身軀移到背上來。阿嬤的體重已經變得非常輕，感覺還不如整袋壓擠過的鋁罐扎實，淑美的心裡突然警覺著某些恐懼，這次阿嬤或許真的不成了。就這樣她們依偎著彼此寒冷的肢體在隱約有嘆息浮動的屋子裡緩慢挪移。暮靄四合將依山面海的純樸村里渲染的色澤斑斕。那山，那海，以及甘冽清冷的泉水一下子在漸漸飄搖不定的風雨裡互相融合呼應。雨仍要下不下，飽滿的臨睡著。

淑美想外頭涼，至少用張破毛毯將老人緊裹，當她抓住毯子兩頭使勁抖動時，隨著鋪展開的動作使的隱藏在纖維裡的古老氣味一下子飄散開來，如此熟悉，好像光是味道本身，便足以想像這屋內雜碎的物件，曾經零零總總承載著多少相依為命的記憶。簡單的擺設從來無甚改變，只是越顯陳舊不堪，而藉著神龕上長明燈紅湛湛的微弱光線，可以看見父親遺照裡那樣陌生的表情，淑美好像今天才第一次真正體認到那是生命裡如此親密的人。

癱瘓以後阿嬤常常只是靜靜躺在木板

隔開的小房間裡，甚少抱怨身體的疼痛，可是由於長期臥病的結果，腹背都開始生出褥瘡，稍微近身便可以聞到那股濃厚的腥臭。可是這間屋子已經很久沒有人進來，鄰居雖然願意量力幫忙，但畢竟一家人一家事；私底下她們也都擔心還有其他莫名的疾病會過給別人。老人家總是安靜失神沒有出門的意願，這一年只有在淑美提醒時，才願意讓她推到門前不遠處的堤防上吹風。可是幾個禮拜前阿嬤突然開口要求，她說「從小漢呷到百歲年老，總算膜拜過一輩子南天宮媽祖婆，很想死前有機會再去面前請求祂的恩宥與保佑。從那時開始，每個禮拜她們總是出門朝拜。

「阿嬤，直欲落雨咧。」淑美不安地抬頭看著烏雲密佈的天空說道。

「惹查某因仔怕什麼，媽祖婆會給咱保佑。」

比起上個星期淑美覺得阿嬤的身體似乎變的更加單薄。她忽然想到短暫生命裡從來沒有一天真正與祖母分離，而隨著這樣關係密切的生命即將消失離去，所引發的孤獨感受此時正在具體又持續深刻的刺痛自己。她強忍著眼淚，小心翼翼將祖母抱到很久未曾使用的推車上，木板車十分低矮，她擔心行進時老人已經無法支撐住自己的重量而滑落地面，最後只有從衣櫥裡找出泛黃陳舊的背巾，打算將阿嬤綁在車子上。阿嬤虛弱地笑說「人講『風水輪流轉』，今日總算換做僕孫來背阿嬤」。淑美感覺豆大的雨點稀稀落落的下在頭上與手腳。然而，雨勢並沒有增強，天已經暗了，阿嬤的身軀斜靠在板車上，隨著起伏的地形，彷彿發出木木的碰撞的聲音。

失魂落魄的走著，下坡時俯衝的力道險些讓握柄滑出雙手。從南安國中到埤仔口尋常不用十分鐘的腳程，她維護著推車走走停停，中間歇手好幾次才勉強走到。內埤漁港擠滿了船，日夜可見的景象此時在眼裡形成一種異樣的陌生感，曾幾何時那些船似乎縮小了，就像堆積玩具那樣擺滿湛藍的水面。淑美明白或許這就是長大成人的感覺，第一次感到心裡某種漸漸生成的勇氣與悲哀。「以後就是一個人了」她想，那種無依無助的日子，光是想像都能引起莫名的驚慌。她看見阿嬤兩隻眼睛骨碌碌地轉著，彷彿眼前這看盡一生的風景在那即將枯竭的內心裡，反倒更加衍生出嶄新的感動。廣法太子宫邊的製冰廠前，一個眼熟的婦人正在用塑膠桶子裝著瀑布般從輸送管崩落的碎冰，她看見許久未見的老人，親切的寒暄。

「有風飽呢，姨仔你又袂出去散步喔。」

如果不是這句耳熟的話，淑美或許不會想起過去生活裡的一個小插曲，那是去年小學畢業典禮過後沒多久發生的事。因為六年級最後那個寒假，學校要舉辦三天兩夜畢業旅行的緣故，早在他們剛剛升上六年級時，老師便希望每個人按月交錢，讓父母分擔到時候一次支付的壓力。這個提議得到全班家長熱烈的贊許，只有某些富裕的家庭言語間似乎還覺得行程的安排乏善可陳。當大家開始為這件事興高采烈的時候，淑美從開始就明白自己終究是無法參加的，雖然這會是無法彌補的遺憾，但是想到祖母在老師屢次拜訪努力下，終於答應讓自己繼續唸國中的滿足，那些小小的缺憾又顯得可以忍受。那段時間經過廟口，看著那些外地的遊客，淑美總會不

由自主想像哪些是遠從台北來的，並且因為揣測他人跟自己處境間南轅北轍的差異，而為眼前的貧窮感到自形慚愧。

事實上，除了偶爾走到蘇澳，她幾乎很少踏出港口那株老雀榕之外的範圍，生活除了上課就是與阿嬤兩人不斷地為生活費心費力，對她而言，外面的世界像是某種虛假的存在。每當這種時候，她想起老師說的話，人要唸書才有改變現狀的希望。儘管沒有具體的想法，這句簡單的話落在她的心裡，像顆不死的種子逐漸發芽茁壯不斷地驅策她。「離開故鄉這個海濱小鎮，去克服現實的困難，去尋找他方。」然而在一個十二歲少女心裡的遺憾卻仍舊存在，即使畢業旅行已經結束很久，同學逐漸不再提起當時情景時，卻無法遏止她去想像那些不曾目睹的過程。儘管對於即將來臨的生活充滿期待與想像，給予她最多的滿足，但在日常作息裡淑美確實偶爾還會顯露出失神的停頓，眼神急速閃過某種屬於少女神秘的憂鬱。這些女孩轉變成少女的過程，對她而言額外參雜著幾許失落與不安。

這些細節看在老人世故的心裡，想到孩子的無辜與不幸，第一次引發某些虧欠與愧疚的情緒。那是病倒前大約兩個禮拜，阿嬤忽然說，想要帶她到未曾謀面的宜蘭市走走。就在緊臨的那個星期裡，某日祖孫兩人相攜走在充滿陽光與水氣的濕冷城鎮，當時就有幾個熱切的鄰人像現在這樣，用稱羨的口氣招喚她們這個南方澳人口最簡單的家庭。那也是淑美第一次隱約感覺到，阿嬤那具日夜折騰的蒼老身體早已不甚靈光。

由於無法出海的緣故，這種天氣對某

些人而言其實是有些愜意的。例如那些外籍漁工藉此聚在陸地的住處打牌嬉鬧，或者煮食家鄉口味慰藉隔絕千里的鄉愁。然而，不遠處第三漁港在整夜喧囂後，居民仍交頭接耳討論著，他們看著眼前焦黑的鋼骨殘骸，感覺那斜靠在岸邊燃燒殆盡的大船像隻擱淺海灘上腐爛的豆腐鯊。

夜裡曾有一場大火，起因至今還不明朗。但是由於那艘船過去曾經用來走私，並且有著屢次被逮捕的紀錄，因此已經靜置當地很長一段時間。從居民曖昧的眼神透露的幽微訊息中可以歸納出逼近事實的答案。他們認為那只是一樁詐領保險金的陰謀事件。

這終究只是一個小鎮，小鎮有小鎮記憶的方式，有些事情表面雖然單純，卻並不因為本身的細瑣或者年代久遠而遭致湮沒。在這樣僻遠的地方，人情依舊保有二十年前的敦厚，歷史遂能不斷不斷像耆老滿佈細紋嘴中所唸的雜唸仔那樣口耳相傳：哪一年的慶典因為豐收而格外熱鬧；誰負責的祭神公豬打破老鎮舊有的紀錄；或者哪家子弟特別有出息，單獨在外奮鬥出人頭地。這些綠豆大的陳年往事變成老輩人緬懷世事的某種獨特方式。在座有人於是又說起十數年前燒死坤火仔的那場無名怒火。

對於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噩運，慈樹仔就像所有個性涼薄的人喜歡幸災樂禍，此時他將兩腿搭在那隻仍然完整的長腳上趕著蠅似的抖動著。當淑美推著用背巾緊縛著老人的車子經過時，他不可思議地睜大雙眼就像目睹一件正在發生的趣事。

「夭壽嘍，一仙直挺挺橫在柴板頂，無輪在扛死人。」他嘟囔道。

旁邊的人雖然嚇一跳，但在這火災兼風颳亂七八糟的時刻，沒有人願意搭理他。

賣冰的麻花姑看不過眼，發狠地踹他一脚罵道：「膨肚短命慙樹仔，神明面頭前也敢詛咒別人死，你是不認識那坤火仔伊老母嘅？」無所畏的慙樹仔聽到這句話，親像踩到地雷般忽然彈跳起來，他揉揉雙眼左看右看，很難將眼前殭屍般的老人跟十多年前那個堅強敏捷的寡婦彼此聯想。當時他很羨慕坤火仔的幸運。

上空的雲層又厚又重地低垂下來，從斜偏微弱的光線裡可以得知，現在已經傍晚而黑夜也快來到。不知何時阿嬤早已緊閉著雙眼，許久未曾睜開，淑美知道，老人小口吸氣大聲喘著，早就奄奄一息了。抵達南天宮時，海產街的霓虹燈漫漶成一片光海，如同媽祖足尖輕觸的靈靈霞光。淑美湊近老婦耳邊告知已經走到，卻只看見她眼皮翻轉掙扎著無法張開。雖然如此，老人乾癟的嘴角細細吮著，像在祈求天地饒恕昔日所有恩怨，以及生命裡無可避免的爭執與對錯。淑美突然明白過來，知道阿嬤這是在緘默地告別故鄉的風雨山泉，以及眼前那片擁擠的港口與更遠處多情的汪洋大海，然後慢慢離開。一瞬間淑美的理智暫時維持空白，急雨忽然下來，猛烈敲打停置在海港岸邊的車子上，敲打在老人逐漸冰冷的身體，發出叮咚作響十分清冷的聲音。

麻木持續很久後，淑美才開始有確實的感覺，祖母的死並不只是存在於想像的惡夢中，相反的比預期更快來到。回頭一看，屍體如今沉靜地橫躺在幽黯的客廳裡，很快就會溢出惡劣的味道；關於昨日如何回到家中，她已無法回想，只明白陸陸續

續有些跟祖母同輩或稍微年輕的老人進來安慰自己。想到其實不很確定祖母的年齡，淑美忽然覺得非常悲哀。「以後怎麼辦呢？」在這整年辛勞度過的隙縫裡，偶爾她會想像，如果沒有祖母的牽絆，自己是否就能夠脫離目前卑微的生活，換過乾淨的衣服離開蘇澳到遙遠的城市去。最好是台北，她想，至於一個剛滿十三歲的少女該如何在異鄉掙得生存，當時只是覺得到時候必定能想出辦法。可是現在那一閃而過的邪惡念頭終於變成真實，她想，自己可以到哪裡去？又為了尋找什麼呢？淑美跪著，將臉頰枕在祖母身邊，感覺心神已經疲累到筋疲力盡，連踏出門口的力氣都沒有。夢裡她為那個罪惡的念頭不斷自責，淚水從眼眶中滾滾流洩而下。

慙樹仔看到那個女孩的身影行走在北濱海岸的堤防上，越行越近，對面清風亭的屋簷已經靜止在前面雨水歇止的地方。

昨夜，坤火仔他娘死了，廟口陷入慌亂，在場的人目睹一輩子為生活奔走神明庇祐裡的老人，就這樣消失在日漸衰竭的枯朽中，不禁生出異樣的感受。他們很想伸出援手藉以安慰自己，可是女孩頑固的拒絕其他人的協助，堅持獨自將老人的軀體推回去。他還記得她顛倒失神的行走著，在前面不遠處步履闌珊，如同背負著懲罰的枷鎖蹣跚獨行。繞過漁撈市場那個明顯的轉彎後，在遙遠鎮中心那一頭照射著的千頭萬緒的人造光線，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剛剛耳邊還聽到的鼎沸聲音此時卻像隔著監獄圍牆外的街道，咫尺距離聽來卻透著落寞與無奈。夜晚蕭颯的海風周旋在狹窄的內埤漁港裡，像隻橫衝直撞的困獸，

在甲板上發出嗚咽低喃的聲音。

生命對於樹仔來說已經逝去大半，當時片刻間無法隱忍的衝動與惡念所導致的傷害，現在就像深不見底的黑暗從矇蔽已久的靈魂深處冒出來，泊泊不絕地吞噬自己。第一次，樹仔認真想著自己這雙孱弱的手竟然真的殺過人，竟然在這其實充滿善意的溫暖世界中剝奪過他人可能擁有的幸福。於是他讓自己與她在這樣熱鬧的世界裡都各自是孤身一人了。

整夜躲在涼亭裡，樹仔看見坤火家人進人出，直到夜深附近幾戶人家的燈火皆盡熄滅，他腦海不斷回想那個時日曠遠的年代，自己在出事前後，是否曾經見過襁褓裡的女嬰。他確信酒席時自己曾致贈微薄的紅包，也記得那女孩的母親，一個外地女人在生產後不久便潛逃離開了。樹仔心想，說不定自己還親手抱過當時剛剛誕生的新生命。然後又想到，自己跟坤火仔不也算是同窗陪伴長大的朋友嗎？他們其實就跟土地生成的這輩人相同，一落地就注定要親近海洋，注定要永遠生活在這個靠海維生的鄉鎮；夜裡有時他慢慢走近，從窗戶窺看進去，黑暗裡女孩潸然淚下，死者的腳前依稀放著一碗滿尖尖的白米飯，中間插著青煙繚繞的線香。燭火灰撲撲的，將老人粗糙腳底黑烏烏的每個紋路，纖縷畢呈地映現的格外清晰。那是年輕時不斷浸泡在海浪裡的一雙腳，最後又無數次裸足行走在南方澳小徑上拾荒所致，到頭來她會伸出手接受故舊人情的施捨與憐憫，卻是由於自己所造成的，某種世俗對白髮人處境的憐憫和哀傷。

天略微放亮，海灘上有剩餘的火堆，幾個鮮豔的帳棚靜止在起伏的白沙上，裡面的人維持著睡眠的狀態。在從岸邊街梯走上來的地方，兩個人拿著釣竿正緩步走近。從那講究的穿著，淑美想像那是兩個從遠方來幸福的陌生人，便默默退至一旁，像是要確定自己存在的真實性那樣，雙手環胸將自己抱得更緊。等回過神來時，天更亮了點，兩個人已經朝巨岩那端走去，將自己遠遠地拋在後頭。經過片刻怔忡後，淑美不知不覺地跟隨著他們前進的路線，往村落最尾端的方向走去。

雲層明顯比昨晚消散許多，雖然零零散散的還殘留些鼠灰色的積雲，但在海面上那一方好像有某些明亮的東西試圖突破重圍，從空隙間灑落些許淡金色的光芒，可以想見迢遠的天際更遠處，只要太陽的顏色切開夜晚最後所留下的昏沉，寧靜的白晝就要真正來臨。走到盡頭，依傍著巖岸所建造的無名木亭裡並沒有剛剛那對男女。堤坊在此結束，淑美想，他們或許是循著旁邊小路走回村子，往造船廠方向去了。忽然她知道自己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站立在這天涯海角的某個地點，正在往不明所以的黑暗裡墜落。雨後劇增的潮浪不斷地衝擊震盪著聳立在眼前長滿樹木與青苔的岩石。她悲傷的發現，剛剛天邊那好不容易往人間探頭的光亮竟然一下子又再次虛弱下去。

旁邊忽然傳來翻身摩擦的聲音。回頭一看，有個像流浪漢殘廢矮小的男人竟然一直躺在後頭石椅下，此時正在仔細的盯著自己。淑美想，有什麼好擔憂的呢，只有有條件能夠失去的人才會害怕別人的強取豪奪，自己卻早已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她依靠著柱子在座位上昏沉沉的坐下來，海浪裡不知何時已經有了戲水的遊客，不久後週遭或許會充滿歡樂的笑容吧。然而男人那張微微張開的嘴角好像不停流洩出自怨自艾的嘆氣聲音，並且不曾將眼神從自己臉上偏離。淑美想，那裡面似乎交雜著某種吝於親切卻想要表達善意的尷尬神情，就好像這個人已經許久不曾與人交談。

「你是坤火仔的查某因仔喔？」男人終於開口。淑美非常驚訝自己父親罕被提到的名字會從一個乞丐口中說出來。男人繼續解釋自己與南方澳的淵源，由於他對故鄉的瞭解讓淑美逐漸鬆懈內心懷疑的念頭。整個事情聽來非常正常，他說，自己到很外地工作許多年，因為事業失敗最近才又決定回來。

「妻子與小孩呢？」淑美關心的問道，絲毫無法將眼前孱弱的男人跟祖母偶爾提及那個殺掉父親的人聯想在一起。慈樹仔平淡的述說著，一些溫情慢慢佔據著那個枯竭的心靈，很多往事倏然重新回到眼前，他想起三十年前自己也曾經跟坤火仔歡樂的載沉載浮在眼前這片溫暖濕潤的潮汐中，當時他們身高相近，都還是孩子。祖母嘔氣後，淑美第一次感覺到某種得到饒恕的感動，有時別人的不幸就像最體貼的安慰那樣，特別容易讓耽溺在悲傷裡的心靈得到共鳴，尤其當事人又是這樣殘廢孤單而年老無奈。她重新發現這個世界除了自己，仍舊存在其他許多的不幸。然而當她想到祖母無可處置的身體仍舊停置在屋裡時，神情又隨之黯淡下來。

「你看，」慈樹仔指著海裏游泳的人說「人生就像在風雨交加的大海裡游泳一樣，大多數人都只敢在表面上水淺的地方戲耍，可是那裡其實說不定更潛伏著意外的危險，反倒是看起來距離海灘比較遙遠的地方，可能

遠比近處的潮水來的寧靜，但是往往只有少數有勇氣的人願意主動往前努力不懈地前進。生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很多事情不是你願意就不會發生，同樣的，現在握在手裡的也並不表示就會永遠屬於你，只有一直陪伴著走過的人事物才稱的上『擁有』，當然這需要時間的考驗。可是你還這麼年輕，想像你現在也在那海裡，如果沒有努力翻過眼前滅頂而下的巨浪，就不會有更加進步的可能，仔細思考，你說未來的生活裡有什麼是真正值得懼怕的？」就在慈樹仔脫口而出的道理中，他明白這些話其實不斷出現在自己荒蕪的心裡，只是每一念及，在無情的遭遇裡自己卻願意任憑生命墮落下去。

淑美心裡彷彿遭受電擊那樣震撼的翻騰著，似乎已經可以不再迷惘猶豫不再悲傷，而是心意堅決的要將生命持續下去。無論最後選擇離開或留下，或許可以用此刻心裡某個深沉地方湧現上來的些許勇氣與希望去奮鬥看看。

水裡暗礁在激越的海浪裡，像潮水的模糊人影那樣若隱若現，可是剛剛一度消失的光線，現在卻在交談過程中如同心底的聲音那樣，變的比先前更加理直氣壯地甦醒過來，向人間盡可能投射下全部優美的光芒。颱風似乎已經遠離了。

直到那年秋天，剩餘的每個颱風來臨前，在南天宮納涼的人們都會驚訝的看到，跛腳慈樹仔與少女有說有笑的推著拖車，他們那樣興高采烈、快活的趕緊要在雨落下來前，去收攬鄉野四處尚未浸泡過水的廢紙與朽鐵，就像一家人那樣互相陪伴。